




我骗你，你愿意吗？

一段被层层骗局包裹的**滴血爱情**  
一部演绎情场与商场的“**现形记**”

# 骗局

寒知了◎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骗局

寒知了◎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骗局 / 寒知了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1-09456-8

I. ①骗… II. ①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5971 号

## 骗 局

---

作 者 寒知了

责任编辑 朱智毅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258 千字

印 张 16.25

定 价 26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59623775

# 目录

我骗你，  
你愿意吗？

- 1 / 你好，骗子
- 8 / 一个叫齐朗的混蛋
- 16 / 做人就要狠一点
- 22 / 这是一个游戏
- 31 / 陈曦的逆袭
- 39 / 齐朗的小女友
- 48 / 有一条红线叫“七世牵”
- 55 / 情敌是黑道大哥
- 63 / 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
- 71 / 我骗你，你愿意吗？
- 79 / 糖葫芦中蕴含的哲学
- 86 / 做我的情人
- 94 / 棋子
- 101 / 齐朗的生财之道
- 109 / 黄月的故事
- 118 / 未得逞的“车震”

- 127 / 情人的义务
- 133 / 白明的威胁
- 142 / 赵京的实话
- 150 / 总有些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
- 158 / 林晓茹回来了
- 166 / 上流社会的生日Party
- 173 / 白明，你就是欠揍
- 180 / 数星星
- 187 /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 194 / 林晓茹的“王牌”
- 201 / 爱，就是为了互相伤害
- 208 / 当林晓茹遇到乔羽鸿
- 216 / 谁还能相信？
- 226 / 齐朗之死
- 234 / 花语
- 243 / 残忍的真相
- 253 / 后记：关于小说的缘起、梦想以及其他

## 你好，骗子

我觉得肚子里面的所有肠子全都纠结在一起，打了一个很大的结，搞得我吞进去的所有东西都要原路返回。这是我吐的第几回了？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最开始时还有些感觉，喝到现在，那些本应该辛辣的白酒竟然变得甘甜起来。甚至当我闭上眼睛再睁开时，会出现短暂的红视，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被罩上一层浓稠的猩红色，像是一泼化不开的血。脑袋里面仿若塞进一把绿头红睛的苍蝇，它们四处乱飞，猛烈地扇动着翅膀，发出刺耳的嗡鸣。

“南哥，你没事吧？”赵京在一边洗脸，转头看我一副快要死掉的样子，咧了咧嘴，“这帮家伙太能喝了。南哥回去你别喝了，这么喝下去身体可受不了。”

“我——没事，”我打了一个嗝，打开水龙头，把头伸下去，“不喝能行么？不喝人家就不高兴，不高兴，咱还能进驻了么？”

“唉！”赵京叹了口气，开门走了出去。

冰凉的水冲刷过我的头颈、面颊，立刻舒爽了很多，连着头痛也缓解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我他妈遭这份罪为了啥？就为了多挣个几百块钱，点头哈腰给别人装孙子，骂也忍着，打也忍着，别人吐你一口吐沫都恨不得达到唾面自干的地步，我他妈值么？可这念头也就是在脑海里面盘旋一下而已，没办法，只要你还选择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要去面对，如此而已。

胡乱地擦了几把脸，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呲着牙朝自己笑了笑，来吧！我等着……

“南风，你他妈干吗去啦？都等着你呢！”

你好，  
骗子



# 骗局

我刚打开门就迎来一句骂，骂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的白脸胖子，姓展，顺祥支行的行长。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陪着笑脸道歉，“肚子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迅速坐回自己的位置，端起一杯酒环敬一圈，仰脖倒进喉咙里，“我自罚一杯。”

“这还像话，小南酒量不错，有发展。”旁边的家伙拍着我的肩膀，笑得一脸褶子。

我心说发展你妈了个头，脸上却依然笑得灿烂：“谢谢刘行夸奖，还要您这样的长辈多提点。”

“呵呵，放心吧！”老东西一副倚老卖老的样子，嘴咧得像鳖，“年轻人，多磨练磨练不是坏事。”

这老混蛋叫刘云，五十多岁，头发都白了一半，一双泡眼，圆脸，上面都是褶子，看上去苍老得仿若行将就木一般。

展胖子和我比较铁，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公司的业务员，他当时也还没当上行长。我负责他所在的银行的保险业务，整天泡在那里，一来二去就和他熟悉了，然后偶尔在一起吃顿饭，喝点酒，玩玩女人啥的。没想到这胖子很厉害，竟然不到一年就爬上了支行行长的位置。

有几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贪过脏。都说这里面一起贪脏是最牢靠的关系，一起嫖娼次之，一起当兵再次，最次的是同窗了。这四句话不知是谁说的，真他妈一针见血，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说尽了。同窗顶多算是好朋友，亲兄弟都有翻脸的时候呢，何况同窗；战友那应该是过命的交情了，可是一样靠不住，有的人为了女人命都可以不要；一起嫖娼呢？彼此都有小辫子握在对方手里，轻易不会背叛，注意我说的是“轻易”，也就是说还有可能被算计的；一起贪过脏则不然，两者利益相互联系，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系身家性命，自然不可能背叛，而且贪得越多则愈是牢靠。

刘老头和我是第一次交往，这还多亏了展胖子，要不然这个点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来呢！在我右侧的是海蓝支行的丁行长，长脸似驴，一双眼睛总是眯缝着，看上去笑眯眯的，其实我知道这里心最黑的就是他。

晚饭从七点开始吃的，现在已经是九点多了，大家也都喝得挺高兴的。老展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是该进行下一个节目了。

按铃叫过服务员，结了账，一顿饭花了三千多，还好没超支，要不然可要自己垫付的，活动经费公司只给报销一定数额之内的。

“赵京你带着展哥、丁哥到楼上洗个澡。”

“好的。”赵京答应了一声。

“不行了，太晚了，改日吧！”丁驴摇头说道。

“别啊！丁哥，好不容易出来一回，还没好好招待你呢！”我赶紧拉住姓丁的，转头瞪了展胖子一眼。

“就是就是，”展胖子也过来劝，然后附在姓丁的耳边一脸淫荡地说了几句什么。

那混蛋脸上犹疑了一下，转脸朝我笑了笑，拱了拱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我心说装什么处级干部啊！你什么德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展胖子说在这龙门里面，那姓丁的家伙有不少于一打的小妹。

“刘老，我送您回去。”我转过身对等在一边的刘云说道。

“不用不用，”刘老头直摆手，“我自己走就行，我出去叫出租车。”刘老头说完就向电梯走去。我赶紧跟在后面，展胖子说刘老头虽然有时贪了一点，可是对老婆倒是很好，几乎从不在外面采野花。我心想老东西要不是怕老婆怕得紧了，就是年纪大了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穿过龙门那极为奢华的大厅，经过旋转门，早有出租车等在那里，我打开车门小心护着别撞到老东西的头，然后递给司机一张五十面额钞票，并叮嘱那哥们慢点开。

“小南啊！”老东西坐在后面摇下车窗，笑呵呵地看着我，“放心吧！能帮你的我一定帮。”

“谢谢刘老。”我点着头满含感激地握了握老头子的手，然后看着那车慢慢开走，转过圆形的喷水池滑进夜色之中。

龙门酒店是西兰市数得上名次的高档酒店，一共 18 层，酒吧、桑拿、宾馆、餐厅一应俱全。名字起得也很好，龙门么，神话里面那些金背的鲤鱼跃过这道门就化身为威震九天的神龙了，多讨喜的名字，只是来这里的却并非那些神异的龙鲤，一群乌龟王八蛋倒是货真价实的。

桑拿部在 15 层，我早就安排了两个长得水灵、身材惹火的小姐过去





# 骗局

了，其中一个是老丁的面首之一，另一个是展胖子事先定好的。

给在上面的赵京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在上面照应一下，我估摸着连洗澡带干点别的事情没有三两个小时他们也出不来。肚子里面还是翻江倒海地难受，乘电梯到一半时候突然又有想吐的感觉，立刻停住电梯冲了出去，也不知道是几楼，抓住一个服务员问明洗手间的方向便一通狂奔，可是当我进了洗手间之后那股难受欲呕的感觉又突然消失了，搞得我抠了几下嗓子才吐出来。吐完之后满嘴都是苦涩的味道，估计是把胆汁也呕出来了。

走出来时耳朵灌满劲爆的重金属乐器声，原来是第八层的慢摇酒吧。此时我嘴里全是酸腐的味道，想着应该喝点什么清清口气，便朝吧台的位置走去。服务生穿的都是红马甲白衬衣，脖子上是黑色的领结，个个精神抖擞的样子。酒吧中间有一个圆形的舞台，此刻正有一个五颜六色头发的男子在声嘶力竭地嚎着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我拎着酒瓶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坐下，把酒瓶子立在玻璃桌面上，四仰八叉地躺下。沙发挺软，躺着很舒服，估计我这个位置一般不会来人，想想还有很长的时间不如先眯一会儿，昨晚做报表做到今天凌晨三点多，早就困得不行。

我不知道睡没睡着，反正迷迷糊糊的介于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是一首歌，很熟悉的旋律，而且似乎是很熟悉的声音。我猛地清醒过来，看看手机才过去不到半个小时，抬头望去，舞台上换了一个人，是一个女的，正缓缓地唱着，很淡的伴奏，整个屋子里面都是她那空灵曼妙的声音。我眯着眼睛仔细地去看，因为离得较远，光线又比较昏暗，依稀只能看到她的面孔。

我突然觉得我的心在胸腔里面剧烈地跳了一下，然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我几乎敢确定台上那个女人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只是没想到她会沦落到在酒吧卖唱的凄惨地步，按说她本应该过着锦衣玉食的豪门生活，不能看到她这个样子绝对应该庆祝一下，我甚至在心里暗暗感叹究竟是哪位天使大姐给我出的这口气啊！

我站起来向舞台附近的位置走过去，心里却琢磨着怎么才能和她说话，正东张西望地想找个空的位置，眼睛却停在一个谢了顶的脑袋上面，我靠，我心里暗骂，这老王八蛋竟然在这儿。

没错，我看到的正是本应该回到家中的刘云，老东西此刻正搂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调笑。那女孩目测顶多只有十八九岁的年龄，圆圆的脸蛋还残存着一股清纯的味道，只是那胸脯却端的是波涛汹涌啊！

我侧过身走到一个能清楚看到刘云的位置，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先打开夜间模式拍了几张拥抱着打kiss的画面，然后用摄像功能录下一段影像。

老王八蛋识相就好，若是敢玩猫腻儿，看我怎么搞他，哼哼。

转过身，从另一个方向朝中间走去，歌曲已经到了高潮的部分。我看着舞台上那个穿着低胸银色吊带衫的女人，看着那张本应清秀淡雅的面孔此刻涂满铅华，看着那双本应清澈如水的双眸狐媚流芳，心里没来由地刺痛一下。

“美女，能和你喝一杯么？”

我看到她下了舞台之后径直走向吧台，伸手接过一杯调得色彩斑斓的鸡尾酒，随后走过去。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朱唇轻启：“滚——”只是这个字刚说到气势勃发的时候又被她生生地止住，皱了皱眉头，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南风？”

“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呢。”我笑了笑，上上下下地打量她几眼，然后把眼睛停在她的胸上，咂了咂嘴。

“喂！”她横眉怒目地瞪了我一眼。

我讪笑了一下，心想都他妈穿成这样了，还怕人看啊！

“怎么觉得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装作很困惑的样子，指了指她，又指了指头顶。

她冷冷地哼了一声，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你想说什么？”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只是想说大家都挺不容易的，”顿了一顿，“只是没想到你——”

“我怎么了？我挺好的啊！”她一边从包里掏出纸巾一边说，然后一手拿着梳妆盒一手擦掉唇上的口红，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我这个样子你应该高兴的吧？”

“原来在你眼中我是这么浅薄的么？”我扭了一下身体，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说实话，我还真就这么浅薄，看到她这样心里确实没什么同情的



# 骗局

意思。她当初那样对我，难道还真指望我来同情她？换了任何人都可能，只是除了她。

“我可没说你浅薄，只是就事论事罢了。”她淡淡地说，神色自若。

“白明那混蛋不是说要娶你的么？”

我看向她的右手，纤细的无名指上并没有戒指或指环一类的东西。

她发觉我的眼神，迅速把手背向身后，恼怒地瞪了我一眼。

我笑了一下，打了个口哨：“呦！那混蛋居然反悔了？”

“南风你要是再提他，别怪我把酒泼你脸上。”她猛地站起身来，弯着腰把脸贴到我面前，瞪着我厉声说道。

我仔细地看着她那眉目如画的俏脸，摇了摇头：“你不该这样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她气呼呼地说，然后转身坐回自己的位置。

“我是说，”我指了指她那低胸的宽松吊带小衫，皱了皱眉，“你刚才腰弯得那么大，会很走光的。”

“你——”她顿时气得粉脸煞白，伸出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你——你混蛋！”

“知道么？乔羽鸿，”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我承认我是混蛋，但是你没资格说我，因为这些都是拜你所赐。”我嘿嘿地冷笑，伸手把吧台上一杯还没喝完的酒连同杯子里面的冰块都浇到她的头上。看着那些酒水一道一道地滑过她的脸颊，冲刷掉那些涂在脸上的粉底，接着流向脖颈，突然觉得心里畅快无比。

我说过我会把以前他们对我做的百倍千倍地回报给他们。当初白明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傻×的时候我就暗暗地对自己说过，终有一日，我会让他把这两个字吞回去。

被人欺骗是很痛苦的，被一个你所深爱的人欺骗无疑会把这种痛苦放大无数倍。当初我不知道原来看上去很美的女人竟会是如此的恶毒，如此的虚伪，如此的狡诈。我每想到这件事情，就会忍不住愤恨不已，恨不得狠狠地扇自己几个嘴巴。

无数次当我在午夜醒来的时候，以前的记忆会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面轮转不休，那些画面中有快乐的幸福的，也有悲伤的痛苦的，但无论是欢欣喜悦还是失落哀伤都不可避免地同一个人联系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乔羽鸿的时候，应该是上大四的第一学期期末。我忙于

毕业论文借了一堆的资料，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不知是我撞到的她，还是她先撞到的我，反正是我的资料全都掉在地上，她自然会帮我捡起来，我想不管是谁遇到这件事都会帮忙的。第一眼看到她只是觉得小姑娘长得挺清秀的，说了声谢谢，之后各自走各自的路。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想她也会像所有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路人一样，不管是美丽的抑或是不美丽的，都如过眼云烟一般消散，不会留下半点痕迹。

不知道是在那之后的多长时间，如果后来林晓茹没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会以为真的和她比较有缘。大学的食堂人比较多，难免会出现互相碰到的现象，偏巧她把一碗鸡汤洒到我的大衣上，我自然非常生气，要知道我就这一件大衣，外面那么冷不穿大衣根本就无法出门。但她那么诚恳地道歉，我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无奈地说没事了。她本来是要帮我拿去干洗的，但被我拒绝了。于是在那之后的一周，每当闻到衣服上淡淡的鸡汤味时，我都会想起她。

元旦的时候，突然接到一条陌生的祝福短信，末尾处写的是她的名字。直到这时我才把这个名字和洒我一身鸡汤的女孩连到一起。于是后来她说要请我吃饭，以便为那碗鸡汤负责。有人请吃饭，还是个美女，我当然不会拒绝。说实话，当时我真的不会认为她是对我有什么企图的，鬼才知道这个后面竟然还有一个那么无聊的圈套。



## 一个叫齐朗的混蛋

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得厉害，额头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两边的太阳穴也胀得难受。回想昨夜梦境无数，却没有一个记得清楚，唯一一个有些清晰的画面里我好像仰面躺在地上，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围在我的身边窃窃私语，不时地对我指指点点。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是觉得头顶的天空是那么的高远，蓝得惨然。

到公司的时候，差一分钟八点，还好我跑得快，要不然又是一次迟到。刚进办公室，赵京就告诉我陈总刚刚来过，于是我放下皮包，直接去敲陈舒洋的办公室门。

推门进去的时候陈曦正和陈舒洋说着什么，看到我进来立刻闭上了嘴。陈舒洋看我进来就对陈曦说：“你先回去吧，你说的我会考虑的。”然后陈曦笑着朝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陈舒洋把桌子上的一张报纸捡起来叠好放在门口的报纸架上，转身回来时手里面端了两杯咖啡。顺手把其中的一杯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回头示意我可以坐下说话。

“昨天，谈得还愉快吧？”陈舒洋笑着问。

“还行，基本上能拿下海蓝和临江的点。”我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很苦。

老丁是海蓝支行的行长，刘云那老东西是临江支行的行长。昨天展胖子告诉我姓丁的玩得挺“high”，百分之百能拿下这个点，另外的刘云，我倒是更有把握，别忘了我手机里还有几张照片呢！他若是敢反悔，我立刻把这些东西发到网上，顺便发给西兰的几家报纸，标题都想好了，就叫“某行长深夜嫖妓实录”。

“很好。”老陈点了点头，露出满意的表情。

“陈总，这是昨天的发票。”我看老陈心情不错赶紧把昨天的发票拿出来。

“不用给我，直接去财务部报吧，没花超吧？呵呵。”

“没有没有。”

“南风，这几天挺累的吧？注意点身体，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谢谢陈总。”

转身出了总经理办公室，我便径直向财务部走去。昨天一共花了四千七百多，我开了六千的发票。这次我领的限额就是六千，也就是说，除了昨天花的，我还能净赚一千二百多。这事儿别的部的人也经常做，我想老陈肯定知道。我拿下的这两个点最低每个月也能拉进一两百万的保费，相较而言，我多拿的一千多块钱连个屁都不算。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把一个信封偷偷地塞给赵京，里面放了500块钱。他打开看了一眼，然后小声说：“谢谢南哥。”

“你应得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赵京这几天一直跟着我来回地跑，鞍前马后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我是有些贪，可我知道哪些是我应该拿得，哪些是该分出去的。

今天是周五，下个周一正好是业务员进驻的日子，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差到时候搬进去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两台电脑了。

仔细地算了一下，我手里已经有十多个点了，每个月的任务，即便是再不景气也能轻松完成的。这就表明即便我下个月什么也不干也能够拿到全额的薪水和奖金。

正美滋滋的时候，突然想起刚刚在办公室的时候陈曦朝我诡异地笑。也许是我看错了，但我总是觉得他那笑里面似乎蕴含着什么。

我一直不喜欢陈曦，他比我大三岁，身材瘦高，方脸，颧骨很高，眼大无神，两个眼珠子整日在眼眶里面逛来逛去的。他比我进公司晚上很多，但却比我的等级高，赚的也比我多。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陈曦上面有人，据说还是总公司里面比较位高权重的。这社会就是这样现实，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么有门路。什么？你说你什么都没有，那对不起，无论你有再怎样出色的能力你都要从基层干起。

我烦陈曦绝对不是因为嫉妒他，而是出于对那种虚伪小人从最根本上的厌恶。那混蛋屁本事没有，溜须拍马倒是一等一的好手，背后打小报告



# 骗局

也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且齜齜到经常对手下的女业务员动手动脚。

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突然接到齐朗的短信，约我晚上出去喝酒，说有事要和我谈。齐朗这厮经常无缘无故地玩失踪，一消失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去了，打他手机要么关机，要么不在服务区。

我想了想今天晚上好像没事，就说好啊，下班你过来接我吧。

齐朗有自己的车，一辆二手的尼桑，虽然卖相糙了点。

“有半个月没看见你了吧？”我用牙嗑开一瓶啤酒递给他，“又他妈死哪去了？”

“昨天刚从上海那边回来，”齐朗接过去咕咚咕咚地干进去半瓶，然后打了一个很响的嗝，“出去考察点项目。”

“什么项目？”

“我打算开一个公司。”齐朗抓了一把盐爆花生米，一粒粒地往嘴里扔。

“做什么？”

“广告。”

“好啊！正对口。”我嘿嘿地笑。

我和齐朗是同学，一起在西大读了四年的广告学。

“操！不是开玩笑。”齐朗看着我笑，皱了皱眉头，然后把一粒花生米丢到我脸上。

我还是忍不住笑，这厮在此之前曾经干过很多行当，从开音像店一直到卖保健品，也算是老油条了，只是所有行当最后都出现惊人的相似，那就是从来都是稳赔不赚。想当年开音像店那阵子倒确实让我拣了不少便宜，没什么事的时候就跑到他店里看电影，从欧美一直到日韩，阅过的毛片无数，什么小泽圆、武藤兰、高树玛利亚，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而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这厮的庐山真面目。

记得有一次，他不知道出去干什么去了，我帮他看店，正看一个电影，依稀记得是一恐怖片，刚看到那女鬼出来的时候，就听“哐”的一声，我抬眼一看门被踹开了，进来三个穿着警服的。还没等我说话他们就是一顿乱翻，接着从柜台后面拽出半麻袋毛片来。我当时真的傻眼了，腿肚子都转筋了。

“你是叫齐朗么？”其中一个警察问我。

“不是，”我摇了摇头“我是他同学。”

“齐朗哪去了？”

“我不知道，他刚出去的。”我觉得冷汗从后背涔涔而下，那是我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

“哦！”那警察撇了撇嘴，“那你出去吧！这音像店查封了，涉嫌传播淫秽色情。”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店门贴上封条，心里想这下完了，以后没有毛片看了。

我给齐朗打电话，但是一直不通，只好在店门前等。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齐朗那王八蛋才施施然地走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吃一根冰激凌。

“对不起，齐朗。”我有些愧疚，毕竟是在帮他看店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事儿。

“操！我当什么事。”齐朗慢吞吞地舔完那根冰棍，把木柄远远地扔出去。走到门前看了看那两张交叉的封条，然后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前后不过15分钟，一辆警车停到音像店门口。还是刚刚那三个警察，一个个陪着笑：“你是齐朗吧！刚刚是误会。”说完一把撕掉贴在门上的封条，接着把刚刚拿走的碟片又都送了回来。

“麻烦你们下次搞清楚点。”齐朗翻了翻白眼，很嚣张地说。

我目瞪口呆，真的，当时只是在心里面一个劲地说：“我靠我靠我靠……”

“你来帮我，咱俩一起干。”

“什么？”我正在走神，没怎么听清他说的话。

“我说咱俩一起做这个广告公司，当初你不是一直想从事广告行业么？肯定赚钱。”齐朗自信满满地说。

“操！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广告公司这么多，你凭什么说一定能赚钱？”

“我不凭什么，”他看我一眼，笑了笑，“你就说你来不来帮我吧？”

“让我考虑一下。”我觉得齐朗今天有些不一样，似乎是太严肃了一些。在我眼中他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家伙，似乎没什么他在乎的，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他也会欢呼着叫嚣让灾难来得更猛烈些。

“好的，给你时间考虑，”他挑了挑眉头，喝了一口酒，“不过我可告





# 骗局

诉你，是非成败在此一举啊！”

“靠，怎么说得跟要造反一样。”

“没什么区别，选我你可能当皇帝，不选，你就一辈子做你的放牛娃。”

我“嗤”地一笑：“造反还有被杀头的可能呢！”

齐朗白了我一眼：“吃饭还可能被噎死，你怎么还吃？”

“行啊！这成语用得不错。”我抚掌赞叹。

齐朗却还是一副白痴样：“什么成语？”

“你刚刚不是说‘因噎废食’吗？”

“孙子儿才说过。”

我顿时无语，这混蛋一向以不学无术为傲。

“对了，你猜我昨天看到谁了？”

我一直想把我在酒吧看到乔羽鸿的事说出来，好像不说出来就憋得难受。这感觉很像穿了一件华美的衣服却在黑夜里行走一样，我有时候甚至会想我他妈的是不是太八卦了。

“谁？”

“乔羽鸿，没想到吧！她在龙门上面的那个慢摇酒吧唱歌。”

“我早知道。”齐朗甚至连眼皮都没抬。

“我知道你什么心思，”齐朗接着说，“你要是想报当年的仇，我劝你还是算了，她现在跟三哥了。”

“三哥是谁？”我有些发懵。

“肖三，龙门的幕后老板就是他，黑白两道通吃。”

“当啷。”我把汤匙掉到了桌面上。

肖三我倒是真的听说过，据说是西兰的黑社会大哥，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他的一些传闻。其中有一条最夸张，说他一个人曾经拎一把砍刀放翻30几个，当时听了第一感觉是震撼，然后就觉得有点太夸大其词了吧！1 vs 30，只有在电影里面才能看到的。但不管怎样，肖三很牛逼倒是真的。

“怎么了？”齐朗见我一脸痴呆相。

我和他说了我昨天的事情。

齐朗沉吟了一下：“应该没事，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的心刚放下来，他的下一句话又把我搞得心惊肉跳。